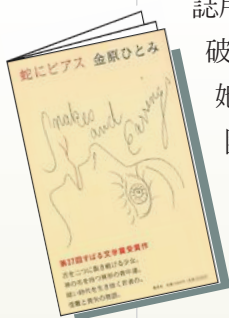


芥川賞少女作家爭妍奪目



日本今年上半年最轟動的藝文消息，就是第 130 屆芥川賞頒給兩位破得獎年齡記錄的少女作家了。19 歲的綿矢利沙和 20 歲的金原瞳，分別以《想踢你的背》（蹴りたい背中）和《給蛇掛舌環》（蛇にピアス），共同得到這頂日本純文學的黃金桂冠。

由於兩位芥川賞得主年輕貌美，日本媒體自然不肯放過。到處都是金原瞳和綿矢利沙的訪談報導，還有的雜誌用她們當封面人物。就是芥川賞主辦單位的「文藝春秋」社，也破例用半張報紙版面打廣告，刊登兩位得主的特大照片，簡直將她們當明星捧了。無怪有中年男作家酸道，金原和綿矢就像文藝圈的「早安少女組」（日本著名偶像團體），而讓她們得獎的做法，其實是給不景氣的純文學市場製造新聞，嘩眾取寵罷了。

芥川賞真的可能淪為製造明星的工具嗎？兩位少女作家的作品內容究竟如何？先由綿矢利沙的《想踢你的背》（河出書房出版）看起吧！簡言之，這是一個平凡高中女生的平凡的故事。與團體生活和小圈圈格格不入的女主角長谷川，就像懸浮在校園沙漠裡的一粒微塵。當她在偶然機會裡，發現班上有一個和她同樣孤獨的男生蜷川，基於好奇，也基於某種難以解釋的情愫，讓她忍不住逐漸接近他，探索他孤獨的內心世界。然而蜷川是個所謂「御宅族」型的怪胎，他的精神世界完全被一個偶像小明星佔領，他房間所有的收藏就是小明星的偶像商品和照片，他每天固定收聽的即是小明星的廣播節目。是故，他和長谷川的對話永遠只圍繞著小明星的話題打轉，脫離偶像的蜷川，大概就只剩一具空殼吧。長谷川和蜷川這種平行線的關係和交流，只能說是一種奇異的「似朋非友」狀態，而她對他的感覺，是不明原因的焦躁，屢屢產生想踢他一腳的慾望。事實上，長谷川就趁蜷川無防備時，偷偷由背後踢了他兩次。後者的鈍感和無所謂，只教前者更無奈，卻又放不下他……這部小說就在女主角叨叨的自言自語當中開始和結束，老實說，情節實在平淡得教人驚訝。但是，綿矢利沙描述思春期青澀心情的功力和細膩的筆法，得到日本年輕讀者的熱烈回應。這本小說由去年 8 月發行至今年 3 月止，已突破一百萬冊，是近年來罕見的芥川賞超級暢銷書（上回是 28 年前村上龍的得獎作《無限接近透明的藍》）。

綿矢利沙就像她細緻的小說，是個打扮清純，細聲細氣的美少

旅美文字工作者
◎ 林宜和



女。她的際遇平凡，學業順遂，現在是早稻田大學教育系二年級學生。不過綿矢的文學天份發芽很早，她在 17 歲時發表的處女作《入力》*Install*，就曾獲得河出書房的「文藝賞」，也打破該賞得主的年齡紀錄。《入力》是描寫一個拒不上學的高中女生結識一個早熟的小學生，兩人用一部藏在儲物櫃裡的電腦，共同進入成人的交友網站，化身匿名少婦淘金的故事。有不少讀者認為這部小說比《想踢你的背》精采，事實上《入力》已經銷售 48 萬冊，且被改拍成電影，即將上映了。

與綿矢利沙成兩極對比的金原瞳，不但個性表現在一身超級辣妹的裝扮，更呈現在她大膽前衛的作品裡。《給蛇掛舌環》是金原瞳的處女作，卻一鳴驚人，去年甫見世即奪得「昂文學賞」，並造成話題。這是一個現代「游牧民族」（日本稱「自由打工族」）少女的故事。女主角路依偶然結識一個舌頭分裂成兩道的「蛇男子」AMA，被他吸引進而同居。其後又認識AMA的朋友 SIBA，一個臉上鑿許多洞，全身布滿刺青的刺青師。路依受兩名男子影響，決定改造自己。她要 AMA 幫她鑿舌洞，再逐日掛上一個比一個大的舌環，最終目標是變成舌頭分成兩半的「蛇女子」，她又央 SIBA 在她背上刺大片龍和麒麟。在血氣腥腥的改造過程中，路依游移在兩名男子之間，竟發展出看似凶暴卻又純真的愛情。最後隨著女主角的身體改造接近尾聲，小說情節也跨入高潮，結局卻又出人意料，顛覆讀者的想像。《給蛇掛舌環》全篇充滿性，暴力和死亡的陰影，並不是令人愉快的小說，但是不可否認，它是一部吸引人的小說。金原瞳的故事佈局巧妙，張力很夠，有教人不得不往下看的力量。而她描述社會邊緣人表面不在乎，卻又掙扎想活下去的心態，也十分傳神動人。據說金原瞳以近年少見的高分獲得芥川賞，並受到評審委員高度稱賞，她的小說目前也已突破 50 萬冊銷量。

從小偏離「正軌」的金原瞳，由小學四年級開始拒絕上學，初中勉強畢業，高中只上一年便輟學了。她自陳有許多次割腕自殘的經驗，精神曾經瀕臨破滅。但是她的父親是大學教授兼文學家，在女兒自閉家中的年月，適度引導她看書，並當她的寫作指導。金原瞳十幾歲就離家和戀人同居，一邊打工一邊練習創作，她的作品有許多自身生活經驗的縮影。

雖然綿矢利沙和金原瞳的個性和作品都看似南轅北轍，卻也有共同的地方。她們描述現代青少年對現實世界的疏離感和虛無狀態，竟出奇神似。《想踢你的背》是：「我雖然在看，其實沒有看見，周圍的影像就如電視畫面一般流逝。……我只看得見自己的內部，我什麼都不記得。在學校的時候，我總是在腦海裡和自己說話，外面的世界距離我很遠……。」《給蛇掛舌環》則道：「現在我想到的東西，我看見的情景，或是夾在我食指和中指間的香煙，都沒有現實意義。我好像脫離自己的身體，由某處在凝視自己。我什麼都不相信，對什麼都沒感覺。我意識自己還活著，只有當我身體感覺痛楚的時候……。」也許就是這種對現實世界格格不入的表白，代替許多有同感的新世代嗆聲，讓兩部作品得到無數年輕讀者的共鳴吧。

綿矢利沙和金原瞳的創作態度都很嚴謹，對將來的寫作志業也很堅定。綿矢利沙最欣賞的作家是純文學宗師太宰治。她習慣行文逐字推敲，由細部漸漸累積。據說綿矢爲了《想踢你的背》開頭第一句「寂寞鳴響起」，便足足想了半年。她寫小說是爲了與周遭世界相繫，她自認

生活圈狹窄，作品只描述身邊人事和生活的感覺，將來大學畢業後也沒有特別的計畫。不過她認為這是自己對人生的頑固，而非缺乏欲望。綿矢並不為得芥川賞悸動：「我盡量不意識自己是最年少得主，也不願被周遭影響，只願堅持寫作下去。」金原瞳對得獎的反應較激動：「就像全身被塗了古柯鹼一般……」不過她也不願被得獎沖昏頭：「雖然芥川賞是一種壓力，但是我愉快的接受它，我只願以自己的步調往前創作。」金原瞳最喜歡的作家是村上龍和山田詠美。她認為自己就像《給蛇掛舌環》裡的路依，有沉落黑暗世界燃燒自己的慾望。不過路依藉著身體改造想跨出新世界，她則是藉著寫作希望得到某種救贖。

事實上，本屆芥川賞引起兩極化的批評。否定者認為綿矢利沙的作品內容貧乏，衛道之士更搬出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」的古訓，指責金原瞳的小說主題不可採。但是也有不少持溫厚鼓勵的態度，重量級作家阿刀田高就是一例。他認為芥川賞雖然是高格調的文學賞，但主旨是頒給有將來性的新人作家，與其盯住她們的缺點，不如多看看她們的優點。綿矢和金原的文筆都很真摯，雖然結構稍嫌鬆散，但是她們成功表現了新世代女性挑戰時代的決心，也讓長輩們了解新世代的想法。就是以批評嚴苛著稱的書評家齋藤美奈子，也破例為兩位少女作家說話。她認為近年日本產生許多優秀的女作家，其中不乏年紀輕輕就出道，迄今仍在第一線活躍者，如林真理子和江國香織等。這表示日本的中高年文學者接受新女性作品的能力提高，而非日本文學的水準降低了。觀諸芥川賞評審委員諸公，都是本身得過獎的中年以上大作家，如村上龍，宮本輝和石原慎太郎等，要說他們讓芥川賞水平降低，似乎不太可能。事實上，本屆還有一位得獎候補島本理生，也是今年才20歲的新世代作家呢。可見芥川賞是有長江後浪推前浪的現象，日本的純文學界似乎也面臨轉型和交棒期了。¹⁵⁸